

北
歸
記

5

接
引
葫
蘆

349

序曲

【風雷引】百年恥，多少和約差成。烽火連迭，無夜無明。小命兒似飛蓬，報國心遏雲行。不見那長城內外金甲逼，早聽得盧溝橋上炮聲隆！

【淚灑方壺】多少人血淚飛，向黃泉紅雨凝。飄零！多少人離鄉背井。槍口上掛頭顱，刀叢裡爭性命。就死辭生！一腔浩氣吁蒼穹。說甚麼拋了文書，灑了香墨，別了琴館，碎了玉箏。珠淚傾！又何歎點點流螢？

【春城會】到此暫駐文旌，痛殘山剩水好叮嚀。逃不完急煎煎警報紅燈，嚼不爛軟塌塌苦菜蔓菁，嚥不下彎曲曲米蟲是葷腥。卻不誤山茶童子面，臘梅髯翁情。一燈如豆寒窗暖，眾說似潮壁報興。見一代學人志士，青史彪名。東流水浩蕩繞山去，豈止是斷腸聲！

【招魂雲匾】紛爭裡漸現奇形。前線是好男兒屍骨紙樣輕，後方是不義錢財積山峰；畫堂裡蟹螯菊朵來雲外，村野間水旱饑荒抓壯丁！強敵壓境失邊城！五彩筆換了回

日戈，壯也書生！把招魂兩字寫天庭。孤魂萬里，怎破得瘴癘霧濃。摧心肝捨了青春景，明月蘆花無影蹤。莽天涯何處是歸程？

【歸夢殘】八年寒暑，夜夜歸夢難成。驀地裡一聲歸去，心驚！怎忍見舊時園亭。把河山還我，光燦燦拖雲霞，氣昂昂傲日星。卻不料伯勞飛燕各西東，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斬不斷，理不清，解不開，磨不平，恨今生！又幾經水深火熱，繞數番陷入深井。奈何橋上積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紅日東升。實指望春暖晴空，樂融融。又怎知是真？是幻？是辱？是榮？是熱？是冷？是吉？是凶？難收縱，自品評——且不說葫蘆裡迷蹤，原都是夢裡陰晴。

《北歸記》主要人物

孟樾（弗之）

明倫大學歷史系教授

呂碧初

孟樾妻

孟離己（峨）

孟樾長女

孟靈己（嵎）

孟樾次女

孟合己（合子）

孟樾子

呂絳初

碧初姊

澹台勉（子勤）

絳初丈夫

澹台玆（玆子）

絳初女

衛葑

孟樾外甥、玆子丈夫

阿難

衛葑子

嚴穎書

碧初外甥

嚴慧書

穎書妹

孟樺

孟樾弟

申芸

孟樺妻

莊貞辰

明倫大學物理系教授

玳拉

莊貞辰妻

莊無因

莊貞辰子、嵎未婚夫

莊無采

莊貞辰女

趙蓮秀

絳初、碧初繼母

凌京堯

衛葑亡妻雪妍父

岳蘅芬

凌京堯妻

蕭澈（子蔚）

明倫大學生物系教授

鄭惠杭

蕭子蔚妻

鄭惠粉

惠杭妹

錢明經

明倫大學教授、惠粉前夫

吳家馨

明倫大學工作人員

吳家轍

家馨兄、峨丈夫

徐還

明倫大學航空系教授

周燕殊

徐還女、合子未婚妻

李漣

明倫大學歷史系教授

金士珍

李漣妻

李之薇

李漣女、穎書未婚妻

李之荃

李漣子

秦巽衡

明倫大學校長

謝方立

秦巽衡妻

冷若安

明倫大學教師

晏不來

明倫大學教師

梁明時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劉仰澤

明倫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柯慎危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厲康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邵為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師

袁令信

明倫大學物理系教授

依藍

袁令信妻

尤甲仁

明倫大學教授

姚秋爾

明倫大學教授、尤甲仁妻

喬傑

明倫大學學生

季雅嫻

明倫大學學生

陸良堯

明倫大學學生

朱偉智

樂必飛

麥保羅

明倫大學學生

明倫大學學生

美國外交官、
弦子舊友

第一章

①

嘉陵江浩蕩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濁浪捲起一層層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下，在這裡匯入萬里長江，載著中華民族奮鬥的歷史，穿山越嶺，晝夜不息，奔向大海。太陽正在下山，映紅了遠處的江面。沿著江岸搭起的凌亂的棚戶，在遠山、江水和斜陽的圖景中，有幾分不和諧，卻給雄壯的景色添了幾分蒼涼。棚戶裡有人出出進進，岸邊小路上有推車的、挑擔的慢慢移動，好像江水也載著他們。

不知從哪裡漂來的歌聲，隨著江波歡騰地起伏：

我必須回去，

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

我必須回去，

從敵人的刺刀叢裡回去！

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歌曲的最後一句旋律高亢，直入雲天。

孟靈己、孟合己姊弟與莊無因、莊無采兄妹在江岸上走著。無采已長得很高，幾乎超過了合子，西方少女的俏麗和中國少女的文靜混合在一起，顯得不同一般。在這些人裡，崑崙是最矮的，纖細的身材顯得輕盈、窈窕。

「聽見甚麼？」崑崙問。

「《嘉陵江上》。」無因答。

他們確實都聽見了，聽見了那不知哪裡飄來的歌聲，中國人的歌聲。「我必須回去！」合子低聲唱起來，無因和崑崙也加進來：「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四個好朋友互相望著，又望著滔滔東去的江水。四個人都覺得胸中有一團東西，是勝利的歡樂？是理想的光亮？想哭，可是卻笑起來。他們就要回家去了，把打勝仗的刀槍放在自己生長的地方。

酷熱的天氣使得四個年輕人的臉都紅撲撲的。崙和無采各打著一把小陽傘，兩人的鬢邊都綴滿細微的汗珠，崙的睫毛上還掛一滴較大的，亮晶晶的。無因笑了，遞了一方手帕給崙，示意她擦去。

崙一笑，擦去了汗，說：「好熱。」

「真的，這裡天氣真奇怪，」無采說，「還是昆明好。」

他們在重慶等候回北平的交通工具，已經快二十天了，說是要有飛機運送大學的先生們，又說是安排了船，可是都沒有消息。莊無因很著急，他要到美國去入研究院，早回北平可以多呆幾天，看一看闊別九年的家園。急於回到朝思暮想的北平，是這些遊子的共同心願。崙是最善感最會思鄉的，這時卻不很急切。她與合子雖想早點回家，又覺得重慶儘管這樣熱，也很好玩，房屋依山而建，高高低低，看起來很詭異。在這裡多停幾天也無妨。

四個人目送遠去的江水，在江岸上站了一會兒，轉身向市內走去。他們上了許多台階，下了許多台階，又上了許多台階，穿街過巷，慢慢走著。

國民政府已經於四月底還都南京，重慶肅條了一些，但還顯然帶著勝利的喜悅。一輛黃包車從高坡上飛馳而下，拉車人充滿豪情地大叫：「讓開！讓開喲！」仔細看時，四個人都倒吸一口涼氣，那拉車人腳不點地，身子掛在車把上，讓車自然滑落。

「好驚險！」合子說。

唄侍候母親用過晚餐，端了托盤下樓。絳初、孩子、合子已經坐在桌旁，阿難坐在旁邊的高椅上，這種高椅正是合子離開北平時的座位。一面牆壁前一排擺著四個臉盆，盛著清水。

大門響處有談話聲，孟樾和澹台勉一起進來。弗之看上去有些疲憊，一面走一面用手帕擦拭額上的汗，一逕上樓去看碧初。子勤是坐車回來的，神氣很安詳，和幾年前沒有多大改變，傷腿似乎也好了一些。他直接到飯廳，脫去長衫，在臉盆裡洗了手臉，坐下看一眼桌上的菜，對絳初說：「弗之今天的交涉有成績，下禮拜可能安排飛機。」

「也許還是你先走。」絳初說。

「那當然。」子勤說。

「我們最後走。」孩子說，不知為甚麼心頭有些悵惘，這在她是不多見的。她和母親還要在重慶處理一些事，隨後到南京。

一會兒，弗之也到，合子給大家盛飯。李嫂又端了兩個菜上來。

「辣不辣？」合子問。

絳初笑道：「早吩咐少放辣椒了。要重慶人做菜全不放辣椒是不可能的，不放手癢癢。」

弗之說：「今天跑了幾個部門，秦校長往南京那邊通了消息，總算有確切的安排。可能是下星期四用貨機送我們，這實在已經很不容易。」

子勤道：「就是，復員期間千頭萬緒。而且不是令出必行。真是很不容易。」

弗之又說：「聽說天津封了許多雜誌，這還是文的。戰事也越來越升級了。」

子勤歎息道：「內戰其實已經開始了。如果不打內戰，恢復建設要快得多。」

弗之道：「軍調小組還在做最後努力，看來希望不大。」

子勤道：「聽說司徒雷登也在幫忙，可是我看希望不大。共產黨志在必得呀。」

弗之道：「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千辛萬苦得到了勝利，最應該做的是同心合力建設國家。現在的局面真令人痛心。」

合子想問甚麼，忽然被一塊辣椒噙住了，只顧喝水。崑對弗之說：「下午我們在宿舍那邊看見劉先生和之薇說話，他看見我們就說，你們那裡沒發水吧？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

弗之想了想，說：「劉仰澤是去年從地方大學聘來的，思想很激進。」

子勤歎息道：「這是潮流。」

天色暗下來，太陽的餘威還在。大家吃了幾口飯，便滿面是汗，只好站起去水盆裡洗臉，這就是水盆的作用了，一頓飯要洗三四次。

用餐快結束時，忽然門鈴聲大作，李嫂去開門，在天井裡大聲說：「孟老爺，有人找！」弗之匆匆喝了幾口湯，走出餐室，見兩個人進門來，一位是錢明經，另外一位正是平時沒有來往的劉仰澤。弗之請他們客廳坐，明經見院中有樹和兩張竹椅，便說：「就在院子裡坐吧，還涼快些。」弗之說：「也好，客廳很悶熱。」請劉仰澤坐竹椅，那邊絳初已在吩咐李嫂倒茶。

錢明經自向花壇邊上坐了，一面說：「孟先生，劉仰澤教授說了好幾回要來看你。天熱，又怕你忙。今天總算來了。」

弗之說：「天氣這樣熱，住的條件也很不好，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他正要說出好消息，那劉仰澤搶著說道：「在重慶住了快一個月了，國府怎麼關心大學同仁？說有專機送我們，今天也說有飛機，明天也說有飛機，到現在連一個鳥翅膀也沒有看見。住的地方又濕又熱，李太太就病得不輕，我的太太也發燒好幾天了。」他說著站起身，又「砰」地坐下去，那竹椅咯吱了一聲。

錢明經忙說：「孟先生他們正交涉呢，國家這麼多事要辦，哪就能輪到我們呢。」

孟弗之慢慢地說：「我正要說一個好消息，今天已經交涉好了，用一架貨機送我們，定在下星期四。」

「噢。」劉仰澤拉長了聲音，說，「是真是假？別到時候又沒有飛機，上回說航空公司可以買票，後來連飛機航班都取消了。」

弗之耐心地說：「這確實是仔細安排勻出來的，本來還說要從南京派飛機來才行。」

錢明經道：「這就好了。」

劉仰澤道：「錢先生沒有家眷，不知道我們拖著病人和孩子真是難啊！」

錢明經笑道：「我這是無妻一身輕。」

弗之知道鄭惠粉和趙君徽在國立藝專，就在磬溪那邊。他想問惠粉怎麼樣，話到嘴邊又咽

住。倒是明經自己說：「鄭惠粉他們在藝專生活很好，他們不急於回北平。」

大家又隨便說了幾句，錢、劉二人告辭。弗之自上樓去。

天色已晚，李嫂又在院中叫：「孃孃，薛先生來了！」

孩子應道：「請客廳坐。」慢條斯理地喝了湯，起身到客廳來。客廳很小，迎門掛著一張大照片，是澹台瑋的全身像，是在滇西前線照的，但不是戎裝，十分英俊瀟灑。相框左下角還嵌著一張他兒時的照片。

薛蚡剛端起茶杯，見孩子進來，便放下茶杯站起來。他旁邊的椅子上放了一摞書，是今天帶來的。

孩子笑問：「又送書來了？上次的還沒看完呢。我這個讀書會成員不及格吧？」

「哪個說。」薛蚡道，「你上回講的道理就是讀懂了書的。」

讀懂了甚麼呢，孩子淺淺地一笑。

薛蚡簡單介紹了新拿來的書，說：「今天有點別的事，明天上午你不出門吧？」

孩子道：「這麼熱的天，我很少出門。」

「那好，明天上午讀書會有一位成員要來看你。」薛蚡說。

「可以啊，幫助我進步嗎？」孩子微笑。

「只是談談。」薛蚡說，「我知道的只有這些。」

讀書會成員一起談談是很平常的，孩子本不在意。薛蚡走後，想想卻有些奇怪，甚麼人要來？還這樣鄭重地預先通知。

她隨手拿起一本剛送來的書翻看著，都是進步書籍，看了幾頁便扔在一旁。那明天的客人卻在心中揮之不去，直到入睡前還想著這個問題。

是誰？要來的人是誰？

(二)

晨光熹微，孩子醒來後的第一個念頭是和昨晚相連接的。今天的來客是誰？她並沒有認真想，卻總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名字，略一靠近，又有意無意地閃開。她躺了一會兒，讓這些單一而又紛亂的念頭平靜下來。起身梳洗後，去看仍在熟睡中的阿難。阿難喃喃地說著甚麼。孩子忽然明白了，要來的人是他。她等著他其實已經好幾年了，但是很模糊很飄渺。是一種不稱其為等待的等待。

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太陽升起了。

李嫂買菜回來，走進院子就喊：「孃孃有客人！」

孩子從樓上下望，見一個人身著淺米色長衫，戴著一頂紗禮帽，正向院中走來。果然是他，

是衛葑。孩子又望了一眼阿難，款步走下樓去。她在客廳門口定住了，看見衛葑正在凝神望著瑋瑋的照片，恭敬地三鞠躬，又肅立片刻才緩緩轉過身來。

衛葑已是中年人，免不了風霜侵蝕，卻仍然俊逸瀟灑，眉宇間更透著一種英氣，他是經過大事的。兩人互相望著，都不說話。

半晌，衛葑道：「孩子，你這些年過得好嗎？」

孩子喉頭哽咽，忽然冷笑道：「你這是問我？我以為你是來看阿難，還有三姨父一家的。」

「首先是你。」衛葑認真地說，向前走了兩步，見孩子仍定定地站著，便微笑道：「你不請我坐嗎？」

孩子微歎道：「請你上樓。」說著轉身走出客廳。

衛葑隨她上樓，來到阿難床前，見床中的小人兒，那吹號角的齊格弗里德已比兩年前大了許多，不覺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阿難忽然睜開眼睛朝他一笑，翻個身又睡了。

衛葑用手捂住眼睛，一滴淚滴在手心裡。一會兒，又俯身去看阿難。長歎一聲，轉身對孩子說：「老實說，我首先要看的還是你，我很對不起你。」

他幾乎是懇求地，「孩子，你能聽我說幾句話嗎？」

他們走進孩子的房間，房間裡幾隻箱子仍敞開著。

孩子說：「你看我正在收拾東西，我們也要走了，大家都是漂泊者。」果然屋子裡很少裝飾，

顯得空蕩蕩的。

衛葑說：「勝利的漂泊者，打回老家去了。」說著自己坐在書桌旁。看見桌上那本《滅亡·新生》便取在手中，好像要掂一掂它的分量。書裡正好夾著那張舞會請帖，他不經意地看了一眼。

孩子說：「三姨媽他們可能還沒有起來。」

衛葑放下手中的書，望著孩子，慢慢說道：「我是來看你的，而且有重要的事情對你說。」孩子在書桌前坐下，說：「請講。」

衛葑忽然笑了，說：「你怎麼這樣一本正經的樣子，你平常不是這個樣子。」

孩子說：「你平常也不是這個樣子。」

兩人實際並不很知道對方平常是甚麼樣子，這時卻好像從來就知道似的，而且知道得很多很多。兩人對望著，都笑了。

「我來，是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你猜得到嗎？」

孩子明亮的眼睛裡仍含著淺淺的笑意，像是鼓勵。

衛葑又望了一眼那本《滅亡·新生》，站起身說：「我來是向你求婚。我，衛葑，向澹台炫小姐求婚，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當然牽涉的問題可能很複雜，原則上講就是這麼簡單。」

孩子眼睛裡的笑意消失了，淚水漸漸充滿了眼睛，大滴地滾落下來。

衛葑拉起孩子放在書桌上的手：「你願意嗎？願意嫁我嗎？一個真正的漂泊者。」

終 曲

【再從頭】望斷天涯路，那野百合深處多少人住。都曾是頂天立地大丈夫，折磨得齊齊跪倒在煉爐。天堂曲搭就了地獄門戶，多呈現寶娥比干真形影，幾曾見修成正果準畫圖？熬得那頭上緊箍兒除。重整治舊根基，再校正新腳步。好山水換得了衣食足，魂靈兒蕩悠悠覓歸宿。對一天飛雪理前情，痛煞人這許多生生死死忍回顧。

【雲在青天】熱騰騰，家國事，絮叨叨。多少言語。到如今，陰晴知曉淚如雨，又幾曾打破那葫蘆底。捲定了一甲子間長畫軸，收拾起三十三年短禿筆。先生們請安息，弟兄姊妹長相憶。過去的已成灰，將來的仍是謎。縱然是一代代風波平又起，終難改雲在青天水流地。萬古春歸夢不歸，自有那新夢續。

全書後記

馮友蘭說：「人必須說了許多話，然後歸於緘默。」我現在是歸於緘默的時候了，但是要做兩種告別。

一是告別我經過的和我寫的時代。父母親把孩子養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寫一部書也是重新活了一次。因為不是自傳，所以更難。本來，《野葫蘆引》全書計劃為四部，但寫完《北歸記》，覺得時代的大轉折並沒有完，人物命運的大轉折也沒有完。所以，還有一部《接引葫蘆》，《接引葫蘆》和《野葫蘆引》是一個整體。

二是告別書中的人物，他們都是我熟悉的人，但又是完全嶄新的人，是我「再搏」「再煉」「再調和」創作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給了他們，我不知道我的貞元之氣能不能讓他們活起來，能活多久，我盡力了。

在這部書裡，我寫了三代人，分佈在各個學科。是我的長輩、準兄弟姊妹和朋友們告訴我許多生活經驗，並各方面的知識。我就像一隻工蜂，是大家的心血讓我釀出蜜來。感謝所有幫

助過我的人。書其實是大家的，感謝是說不盡的。

還要感謝親愛的讀者，他們告訴我，他們和書一起長大。他們鼓勵我，加油！加油！我覺得自己像被擁抱著，可以不斷向前。希望所有的人，書中的、書外的，都快樂地勇敢地活下去。

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奮鬥。一直以為進步了，其實是繞了一個圈，又走到和原地很近的一個地方。也許，升高了一點，大概是螺旋式上升前進吧。需要奮鬥的事還很多，要走的路還很長。而我，要告別了。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初稿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改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最終改定